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六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三

漢起高皇帝五年己亥至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二帝二百十年附新莽十四年更始二年共二百二十六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在晉為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為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豐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建為有天下之號張晏曰禮謚法無以帝功最高為漢太祖故特起高

名馬

己亥 五年二月漢王即皇帝位

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細微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使天下慶幸也漢王三讓乃于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汜水之陽尊濟濟分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分界令定陶西北有漢祖壇高帝即位處

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皇帝母孟康曰媪母别名

音烏老反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與越同王無諸為閩粵今福建周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王

詔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注俱見前立芮為長沙王都臨湘令湖南長沙府治是又曰故粵王無諸句踐之後姓騶氏世奉粵祀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

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令以為閩粤王王閩中地都治令福建福州府治是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還家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戶籍也令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即公大夫以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令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

置酒南宮（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北宮）

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齊高氏之別起名也臣瓚曰高帝時有武都侯臣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吾禽也羣臣說服

名故齊王横未至自殺

彭越既受漢封田横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今名田横島帝恐其為亂赦横罪召之横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令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

懼不敢奉詔使還報乃詔衛尉（秦官漢因之掌宮門衛屯兵）酈商曰齊王田横即至敢動揺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偃師縣西即周尸氏）廐置（置馬以傳驛者）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心乎遂自剄令

容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皆自殺

以季布季魯季氏之別為郎中斬丁公丁齊丁公伋支孫以次為氏此丁公晉灼曰薛人名固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令布髠鉗為奴賣之魯朱家魯人以俠聞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

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令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事見前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名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師古曰同母異父之弟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

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即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敗洛陽關中亓亓比較失之遠矣

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婁氏邾婁國之後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與也夫與人鬬而不搤音厄其亢音剛與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案秦之故

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殽山注見前澠澠池注亦見前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故曰胡苑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春遇反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戸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師古曰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為燕王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王之時西楚故將利幾反楚公子食采于利後以為氏利幾以陳令降帝

侯之潁川至雒陽舉通侯籍名之利幾恐遂反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本秦興樂宮漢修飾之因更名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耳帝以為然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

楚故將鍾離昧亡歸信詔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昧計事昧曰公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持昧首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注俱見前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雒陽赦信為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乎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

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諸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鄼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有鄼縣故城蕭何所封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

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三萬户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注見前）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户牖（陽武縣鄉漢改東昏縣後廢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

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寬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鄂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載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令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申明其說耳被以上賞過矣

平（漢縣今屬直隸深州）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立從兄將軍賈（數有大功）為荊王（王淮東故吳地凡五十三縣）弟文信君交（帝同父少弟好書多材藝）為楚王（王淮西故楚地凡三十六縣）兄宜信侯喜（帝仲兄字仲）為代王（王代地凡五十三縣）長子肥（帝微時外婦曹

民子為齊王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賔客過其邱嫂食嫂陽為羮盡轑釡客以故去已而視釡中有羮由是怨嫂故伯子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羮頡侯

以曹參為齊相

參至齊聞膠西漢縣令為膠州屬山東萊州府有葢公善治黄老言樂毅之後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以教葢公葢公教于高密膠西使人請之葢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漢太原郡治晉陽令太原府太原縣是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

一縣胡三省注班志漢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令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也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

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有故城故馬邑城也令馬邑縣唐開元中置非漢縣許之

封雍齒為什方漢縣令屬四川成都府侯

上已大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

洛陽南宫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上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此屬畏陛下不能徧封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帝初起時齒以豐降魏事見前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秦始皇稱帝即追尊莊襄為太上皇漢高汜陽即位距秦初不過二十年廢臣豈無諳故事者何爾時但追尊先媼而太公直置不問耶俟家令云云父子幾於倒置何止齊東之語而遽賜金厚賞始有尊稱益見不學無術矣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掃竹也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太上皇思欲東歸帝知之乃于驪邑改築城市街以象豐徙豐民實之太上皇乃悅後因名驪邑曰新豐

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特後有所愛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號生太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于月氏與匈奴同俗隨畜移徙居祁連敦煌間控弦十餘萬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善馬亡歸頭曼以為壯使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勒其騎習射令曰鳴鏑所射有不悉射者斬于是先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後頭曼出獵冒頓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鳴鏑而射之遂殺頭曼而自立先是東胡烏九之祖其別為鮮卑在匈奴東故名彊月氏盛冒頓既立乃襲滅東胡東胡王輕冒頓使人求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與之已又欲得單于

一閼氏冒頓復與之東胡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滅之西走月氏月氏為匈奴所破乃遠去擊大夏而臣之為大月氏其不能去者保南山為小月氏南并樓煩漢書地理志鴈門郡樓煩應劭曰故樓煩胡地　樓煩故城今山西寧武府是白羊匈奴別種其王居河南河南即新秦中遂侵燕代悉復秦所奪故地至是圍韓王信于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

命博士叔孫通叔孫通薛人號稷嗣君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

所為通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近臣之有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掌賓讚受事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張旗志與幟同郎中俠與挾同陛大行即典客後更名大鴻臚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劉攽曰賓為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于是皇帝傳警傳聲而唱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秦官漢因之掌宗廟禮儀後改太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為郎初通在秦時以文學徵會陳勝起二世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二世作色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諸生責通諛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去事楚後降漢從弟子百

餘人無所進弟子慍通曰漢王方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且待我我不忘矣及徵諸生習禮成通言于帝請官諸弟子儒生帝皆以為郎通又出所賜金悉與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真知當世務

辛丑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東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漢上郡有白土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人曼邱臣曼邱姓臣名王黄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匈奴爵號最為大國將萬騎與王黄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輙敗走

己復屯聚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胡三省注谷在句注之北句注山名在山西代州西北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

漢縣故城在今代州西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一名白登臺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令得漢地單于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單于察之　考漢書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與單于言之師古以應說出桓譚新論蓋屬意測之辭非傳記所說也冒頓乃解圍去冒頓與王黄趙利期黄利不至冒頓疑之亦以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

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關外侯無國邑

更封陳平曲逆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遂以封平曲逆漢縣故城在今直隷保定府完縣東南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以惡草具進楚使二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躡足請封齊王信四請偽遊雲夢縛信五解白登之圍六輒益封邑焉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匈奴攻代代王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為合陽即郃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侯以少子如意

為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從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 裴宇記長安蓋古鄉聚名隔渭水對秦咸陽宮漢于其地築未央宫置縣以長安為名

蕭何治未央宫在今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中 三輔黄圖未央宫周廻三十八里立東闕北闕前殿西京雜記未央宫因龍首山制前殿建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闕西南兩門則無蓋作宫之初猒勝之術或然乎

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是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壬寅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爵八級曰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帝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之所謂劉氏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氍毹之類）操兵乘騎馬（駕車單騎俱毋得用馬）

癸卯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

未央宫

上置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頼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于關中

匈奴歲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説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

長公主周制天子嫁女于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故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東有彊族齊諸田楚昭屈景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

代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于是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初上解平城圍還至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貫氏原伯貫後以名為氏）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冀州人謂懦弱為孱）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

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汙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事在七年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貫高等壁人于廁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上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事在八年至是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致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詣長安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爇身

貫高以[illegible]怨[illegible]
亂誅趙卒能[illegible]

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中大夫（漢官掌議論）泄公（氏族畧泄亦作洩）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榜刺委困故以竹為輿處之）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

明其主不惜一死塞責然趙國由是以亡禍首罪魁何賢之有荀悅曰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雖無赦可也斯言良當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先是詔捕趙王群臣有敢從者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奴以從及貫高事白上召見田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守相田叔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漢太上皇葬櫟陽北原因于櫟陽置萬年縣以奉陵寢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

令諸王國各立廟于其都

以周昌沛人苛之弟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

呂后年長希見益疎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已如意

已立為趙王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

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

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符璽御史趙堯侍知上指乃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宛句人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豨以郎中封陽夏侯為代相監趙代兵豨常稱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擅兵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王黄曼邱臣所遂反自立為代王刼畧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白于天子而召見也封各千户以為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

韓信之冤與彭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回亦

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啗之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豨將張春等太尉（秦官漢因之掌武事後為大司馬）周勃道太原屠馬邑上攻拔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漢初曰東垣後改今名）以千金購王黃曼邱臣皆生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乙巳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

佛問狀鷄司晨成何國政人亂之禍兆于此矣

前陳豨相代監邊辭信信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令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時信方稱疾何紿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懸鐘之室信方斬曰悔不用蒯徹計反為女子所

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已上破豨歸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后曰信死亦何言后道其語上曰此齊辯士蒯徹也詔捕之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耶對曰然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于此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以蕭何為相國

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為丞相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衆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置衛衛君非寵君

也願君讓封弗受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説是秋黥布反上自擊之何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或説曰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何又從其計上益大悦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

韓王信伏誅

信引匈奴入居參合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將軍柴武柴氏高柴之後以名為氏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後信子頽當及其太子之子嬰以衆降漢俱封列侯世貴顯

帝至洛陽立子恒（即文帝）為代王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寇乃稍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為王者皆曰子恒賢知溫良遂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後徙中都（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令獻未有程吏或多購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

以其口數率猶計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也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身親敦勸自為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族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如法

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本羌地漢置青衣道以青衣江名後改曰漢嘉縣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至鄭今陝西同州府華州鄭縣故城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后涕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

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于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漢淮陽國治陳今河南陳州府

罷東郡頴益梁罷頴川郡頴益淮陽

夏四月帝還宫

五月立故秦南海秦郡注見前尉趙佗正定人為南粤王

初秦南海尉任嚻病且死召龍川令縣屬廣東惠州府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府番禺南海二縣是負山險阻南海

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關隘絶道絶秦所開越道聚兵因稍以法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注俱見前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而佗魋音椎結音計為髻一撮似椎夷俗也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正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

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遂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夷滅家族乃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令縣屬河南南陽府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

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與一宦者卧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平之國治壽春

初淮陰侯死布心已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有中大

夫賁音肥赫得罪于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汝陰漢縣今曰阜陽為江南潁州府治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故楚令尹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于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布反不足怪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即春秋州來注見前歸重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立子長故趙王敖所進美人子方三歲為淮南王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太子客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綺里季姓氏未詳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内

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四人所謂四皓也避秦亂隱于商山呂后以留侯計使建成侯呂釋之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之四人皆至商山在商州東有七盤十二繞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必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霸上留侯病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

房雖病彊卧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布之初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前見注漢縣故城在今江南之鳳陽府虹縣東北間軍敗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别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楚王交走薛注見前布遂引兵西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于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吳芮子誘而誅之嗣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甀邑名徐廣曰在蘄西會工外反甀丈瑞反布兵甚精

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遥見布謂曰何苦而反

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渡淮走江

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

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故人日樂飲極歡道故舊為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勃斬豨于當城漢縣故城在大同府陽高縣界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

立兄子濞為吳王

荆王既死事見前無後更以荆為吳國立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尹氏起莘曰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然過魯祠孔子乃見于兵戈倥偬之日自是而後除挾書律置博士官開獻書路儒道稍稍振起蓋實基于此

帝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

四皓調護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豈有張良叔孫通輩死爭不得而四老翁輕得持其短長者杜牧安劉滅劉語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于十數年之後乃如觀火豈有不知己子之理忠

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 史記留侯世家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等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名戚夫人指示四皓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泣上起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功也 通鑑考異曰高祖特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欲為耳豈四叟言遽

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益早已見及故欲易之耳帝愛戚姬欲立如意乃信其失使高帝廢惠而立文呂與薄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牽愛殢帝之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虛名使

能柅其事乎此辨士欲誇大四史之事故遂云然司馬遷好奇多愛而採之今不取

下相國何廷尉獄已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

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説不必論矣

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揺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而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于匈奴

亦使其臣張勝于匈奴為言豨軍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令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告綰綰乃陰使勝為閒于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于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氏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上聞之怒

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于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于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

讀史者于漢高帝論蕭曹諸人事謂帝蓋預知呂氏之禍者然此好奇而不能繩之於理矣蕭曹等與帝同起于患難固宜知之甚悉若呂氏恣睢狠鷙幾移漢

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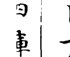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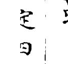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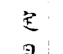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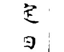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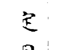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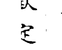
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鄚人也）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

祚則由後日時至事起非帝所能逆覩使誠先見及此即廢呂氏立趙王於分羮之忍何不可為顧肯隱忍自釀重禍哉嘗因閱史記書事及之并揭大指于此

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通鑑考異曰據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將盡族諸將酈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亡可蹻足待也乃以丁未發喪按呂氏雖暴戾亦安敢一旦而盡誅大臣且其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亦不在代此説不足據

盧綰亡入匈奴

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

瘉自入謝會帝崩綰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之北有廢城即漢長陵縣也

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陽武人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太子盈即位是為孝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

陳平既執樊噲行聞帝崩恐呂嬃讒之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哀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秦官漢因之掌宮殿掖門戶使傅教帝呂嬃讒乃不得行噲至太后即釋之并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丁未 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相伍相離三千里誰當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

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周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趙王如意既酖死（謚曰隱）乃徙友王趙

春正月城長安

幾諫斡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為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實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是年始城西北方三年春正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夏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再城之五年春正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復城之其秋乃成[三輔黃圖長安城周迴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之曰斗城]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廼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音幡覆也]巵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嫣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用內史士內史王官士名也言獻城陽郡注見前為魯元公主

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注見前井中

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是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謚曰文終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

君對曰知臣莫若主上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卒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曰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也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

惠帝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沈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靜寧壹之稱非公論也

深務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樊噲猶有大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下頤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歟若遜謝有是理哉

帝曰善

己酉 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寢驕為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時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未絕傷痍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

然彼已與畨合其為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腆顏不愧而猶以布言為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匈奴即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宗室女為公主嫁之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勾踐之裔與無諸同姓為東海王

搖與無諸俱率百越之衆從諸侯入秦高祖已王無諸在五年事見前至是更舉越功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城搖所都世號曰東甌王

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弟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赦天下

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立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長樂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于高廟月一為之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

叔孫通所捐漿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遣君之誅不能免矣

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帝常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宜陽雨血

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參為相國三年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

良常謝病辟穀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至是卒良亡匿下邳時遊圯上遇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後十三歲從高祖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幷葬黃石

辟雅㩗度之詞
平勃遽為悉用

以周勃為太尉

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前已遷太尉

擊陳狶既定燕歸高帝已崩以列侯事上至是更置

太尉官漢初太尉官不常設以勃為之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癸丑

夏五月丁卯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

太后使呂台周呂侯澤之子呂産台之弟將南北軍漢衛宮之兵在城内者為

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彊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致稱制封王無不隐忍曲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柰奸自全者流方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喙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子所謂如此安劉勃不能者也

南軍宮衛主之京城之軍則為北軍京中尉主之

帝崩太后哭而泣猶淚也不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為侍中謂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從之太后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九月葬安陵在咸陽縣東北去長陵十里漢置縣晉廢

史臣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孝惠論已具前
史臣語非至當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制非皇后所得稱令太后行天子事故曰稱制

張皇后無子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甲高皇后呂氏元年　汪克寬書法曰既有少帝昌為寅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后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昌為不于歲下大書女后稱制天下之大變故時變例書之

冬十一月太后呂氏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

食其為左丞相任敖 敖沛人 為御史大夫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令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于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乃以平為右丞相呂嬃以平前執樊噲數讒之曰平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太后不聽為王平偽聽之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沛人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從得幸于太后及為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又怨趙堯為定趙王如意之策事見前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常有德于太后敖初

為沛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怒擊傷主太后吏故德之遂以為御史大夫

太后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以王諸呂為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為魯王

魯元公主卒封公主子偃為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今直隸正定府漢恒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王

皆他人子太后名之為孝惠子彊立五年卒以武為淮陽王

太后立呂台為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明年卒謚曰肅子嘉嗣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崩漢書地理志縣有蠻夷曰道武都本羌地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名襄悼惠王肥之子弟章為朱虛漢縣故城在今山東

青州府臨朐縣侯令章入宿衛以呂禄建成侯釋之子女妻之後太后復以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入宿衛東牟漢縣故城在今登州府寧海州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三年夏江漢水溢

流四千餘家是秋伊洛汝水皆溢

秋星晝見

丁巳四年夏四月封女弟𩔖爲臨光侯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以朝爲恒山王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戊午 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令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乃自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己未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産為呂王

春星晝見

庚申 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吕女為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嵗後吾必擊之太后名友至邸令衛圍守之友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吕王産為梁王立太為濟川王

胡三省注濟川濟南濟北之地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

産不之國為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太后封營陵即營邱注見前侯澤為瑯邪注見前王

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嬃女也齊人田生為之說

大謁者張釋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長為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張釋言之乃割

齊之瑯邪郡封澤為王田生與瑯邪王之國勸急行勿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使遂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禄為趙王

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恢后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

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乃立兄子祿為趙王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言耕田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

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秋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

辛酉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台之子為燕王

夏江漢水溢

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

其為帝太傅

先是太后祓還過軹道注見前見物如蒼犬撠謂拘持之也

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

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産居南軍誡曰吕氏

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為變必㩀兵衛宫慎毋

送喪為人所制七月崩于未央宫

齊王襄發兵討諸吕相國産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

滎陽與齊連和

諸吕欲為亂未敢發朱虚侯以吕祿女為婦知其謀

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内應以誅

諸呂立齊王為帝于是悉發國中兵使內使祝午黄帝之後封祝以國為氏紿瑯邪王澤午謂瑯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事願舉國委大王請大王幸之臨淄與齊王計事瑯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之而使午至瑯邪國發其兵并將之西攻濟南本齊郡太后割以為呂國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曰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產祿聞使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

西界待約

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虚侯章誅産禄及諸呂齊王濯嬰兵皆罷

時産禄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漢縣今屬廣平府）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禄善勃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禄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王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

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善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祿信寄時與出遊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令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平陽侯窋曹參子行御史大夫事見產計事會郎中令賈壽晉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為氏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漢縣故城在奉天府遼陽

州侯紀通紀信子尚猶主也符節乃令持節矯內讀作納太尉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將軍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馳告勃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章入宮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

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人誅燕王通時通已之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是為文帝誅呂后所名孝惠子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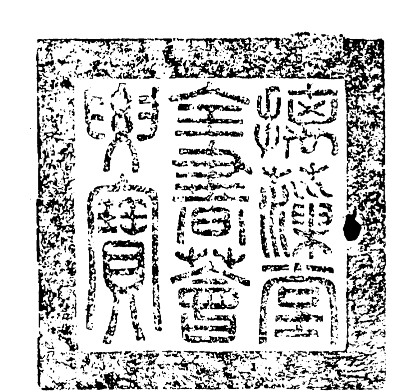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今皆以夷滅諸

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武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鄭駟氏之別虎而冠言鈞惡戾如虎着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為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史記索隱昌宋義孫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

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用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吉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乃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者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故渭

橋在西安府故長安城北今廢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以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之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呂后所立帝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

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及諸王于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